故宮週刊

培基

紙每輯定價二元
竹集第一輯一冊每冊二元五角　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宣紙三元五角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繕錄賞罰人名冊以便稽核 天命八年五月初五日

上問賞有職人之檔冊、八貝勒等皆有之乎、對曰無、祇一冊耳、命如式繕錄八冊、遇有革職、則使八冊齊革、若遇敘職、亦如之、則爾巴克什等無誤矣、遂繕錄八冊、

丈量耀州城之修繕地 天命八年五月十四日

大貝勒遣諸大臣等丈量耀州城之修繕地、除城關外、四圍合計二千零四十弓、丈量城內闊六百弓止、於十六日還、來觀邊城、膳於新開河之野、

桑闊上書 天命八年五月二十日

顏無繇像　(南薰殿至聖先賢像之一)

桑闊因妻子俱被擄、上書、稱上為普天共戴之著明皇父、其文曰、上之大兵擒我妻子、取我牲畜、先父存日、罪誠有之、臣則未嘗獲罪、或因堅守之故、有微怨耳、臣之桑古里、田獵於烏勒堅、相遇於獵而致罪、於科爾沁之使臣則執之、於上之使臣、固片言未敢犯也、大兵下臨、臣孤身得脫、臣之妻子、俱被俘、乞父皇鑒察垂憐、臣獲一切美物、恭進於上、求之不得、猶敢獲罪乎、上令臣勿懼烏勒堅之軍旅、如蒙眷念微臣、則道使釋臣妻子、臣不勝感激涕零矣、科爾沁、台吉奧巴、遣使賚書來報、稱上如青天白日、皓皓當空、衆光盡歛、列國來歸、庶民慴服、普天共主之聖明皇帝、并言嫩江水濱科爾沁貝勒等、俱欽服帝命、欲修好如約、但懼察哈爾及喀爾喀知之、興兵侵擾耳、望陛下籌及之、(按東華錄、開國方略、僅摘錄數句、故贅敘之)

護軍値班則例 天命八年五月

二十二日定例護軍値班之人、開門後始入、他人不得入、守門者亦不得入、雖駐門鳴板、喚之入乃入、鳴板畢即出、有事欲入、必候於門、門人往告內班之人、請命於上、准入則入、雖有事、不問而入則罪之、門人不使候命而聽其入、則罪門人、內班値宿之人、於翌晨時、候上與諸福晉皆起、値日接班者至、則可他往、上與諸福晉未起之先、宿班者未交差於接班而他往、則罪宿班者、値日接班之人遲至、則罪接班之人、値宿之人、日西接差、若日落後始來、亦罪之、

督催耕作 天命八年五月

二十三日督堂令所有田地、毋効漢人再耨、我國習俗、拔而復鋤、若効漢人、恐盡去其草、而墾田起硝也、命該章京從速督催耕作、

賞賜送燃炮黃藥之人 天命八年六月

初五日、八旗公中司焚石炭之嚴蠻子、謝蠻子、送燃炮黃藥、負之來、因授二人為千總之職、並賜以衣服靴帽各一、並銀各十兩、

各地恭敬太祖巡幸時之情形 天命八年六月

十三日上諭朕在諸戍地啓行、或在屯地啓行、諸貝勒咸出城舉傘旗、令行人迴避、前立漢役夜不收、及一僕開城行、總兵副將出、則於鄉外舉傘旗前立、漢役夜不收、及一僕令行人迴避、參將遊擊出於五里外舉傘旗、仍前立、夜不收、令行人迴避、備禦出於十里外舉傘旗前立、夜不收、令行人迴避、漢俗奢侈未盡、以此為恭敬、故令行之、

衣冠制 天命八年六月十三日

上命有爵大臣、皆冠所賜之金頂大涼帽、衣華服、諸貝勒之侍衛皆冠菊花頂涼帽、衣華服、無職之護衛隨侍及良民、於夏則冠菊花頂之新式帽、衣粗藍葛布裙、春秋則衣粗藍布裙、其行圍之兵冠小雨纓笠帽、戴帽時禁止來往屯街、勿衣紗羅、紗羅使婦人衣之、

戶口遷移 天命八年七月初二日

阿敏貝勒致書令方吉納屬下袁守備所管王賓屯之張敬福、尤世忠、趙偉興、張李屯之曹秀福、佟安祿張果道、尼雅寬勒屯之祁世功、鄭文魁、趙站屯之彭忠蔡曹博潘登科(接第二版)

本院最新影印書畫出版預告
本院最新出版物
總發行所　北平北上門故宮博物院

張存敬、穆家屯之劉宗顏、郝守備所管郝官屯之郝志敬郝四、考塔屯之秦維新曹世岳安敬卿郁大成、綏站屯之張柱劉家祿、張海屯之張世性張善、十里屯之林鎮國李慶清傅恭連敬、蕭新屯之邢二蕭富顏正理哲言良等三十一戶、遣之駐於耀州、

大貝勒屬下年守備所管裕家屯之佟正福、佟百色、王繼祖、秦三、曹官屯之梁天玉張泰魁佟九、駱家屯之王克炳石慶良羅慶善祿敬玉贊德杜偉華益堂尤分同黃八等十三戶、遣之駐於耀州、

岳託阿哥屬下清守備所管大官屯之趙久興曹永王素明曹有杜四平寬、水集屯之郝家祿趙敬濤高立平、郭家屯之賈三啓張宗貫、劉民屯之佟信常劉三杜張昆正佟炳有、三圈屯之馬士魁王冠清、梁家屯之劉秀清鄭有功八家、河倉屯之南敬侯舒敬宗等十四戶、遣之駐於耀州、

造水桶之秦守備所管秦上官屯之程有興喬秀增栢英厚何主敬陳益言、團河屯之王崇懷段清白、王王屯之萬文卓鳳楚桐、王明屯之李松、前站屯之王慈等十一戶、遣之駐於耀州、

梁備禦所管戴家屯之席錩唐秀齡宋岫元、趙秦屯之劉有善袁田福袁好敬、石河屯之李天民池祖寗劉成功、郝官屯之陳慶祚宋主道蘇有德喬克當谷寗福、尤三屯之司有法山求薩張方貴、紅草屯之連彪張戴祿景宗張達查二趙二等二十一戶、遣之駐於耀州、

佟都司所管秀集屯之年戴祥佟傳功張敬伯顏家志秀普等五戶、遣之駐於耀州、

布哈圖所管索王屯之孫彥遜王正明郝世益佟正明等四戶、與布哈圖之滿洲人同駐於耀州、

南窩鏠山屯阿山所管老邊屯之劉三新畢善張樂雲吳英、八家屯之郝永遜等五戶、遣之駐於耀州、

安泰所管首堡屯之王清遜吳陽凱等二戶、遣之駐於耀州之北、與布蘭泰牛彔下之滿洲人所駐之趙家屯相近、

剛噶達所管…(原檔殘缺)之張大功陳折桂、沙河屯之宋堯鑾王胡勤王織玉等六戶、遣之駐於海州、

清唐岱仿王蒙山水　(小傳詳見本刊第三十四期)

揚古里額駙所管沙河喀屯之穆璧琳、松山堡之卜文張六田玉山等四戶遣之駐於海州之李闞薩屯、

東古額駙所管團台祥家堡之余善端王宗兆、塔山屯之王秀義王二伊楚善等五戶、遣之駐於牛莊、

劉都司所管馮家屯之馮多玉平與帆陳璞劉六等四戶、遣之駐於海州、

方吉納屬下袁守備郝守備所管之十鄉三十戶、遣之駐於耀州、

大貝勒屬下年守備所管之三鄉十三戶、遣之駐於耀州、

岳託阿哥屬下秦守備所管之七鄉十七戶、遣之駐於耀州、

秦守備所管四十作水桶之人、其五鄉十一戶、遣之駐於耀州、

耀州之備禦李章所管之七鄉二十三戶、遣之駐於耀州、

佟都司所管之一鄉五戶、遣之駐於耀州、

阿克善所管之二鄉四戶、遣之駐於耀州、

布哈圖所管之一鄉四戶、遣之駐於布哈圖、

滿洲人所駐之耀州南米三屯、剛噶達所管之二鄉六戶、遣之駐於海州、

揚古里額駙所管之二鄉四戶、遣之駐於海州北裏闊沙屯、

安泰所管之一鄉二戶遣之駐於耀州、北與布蘭泰牛彔下之滿洲人所駐之趙家屯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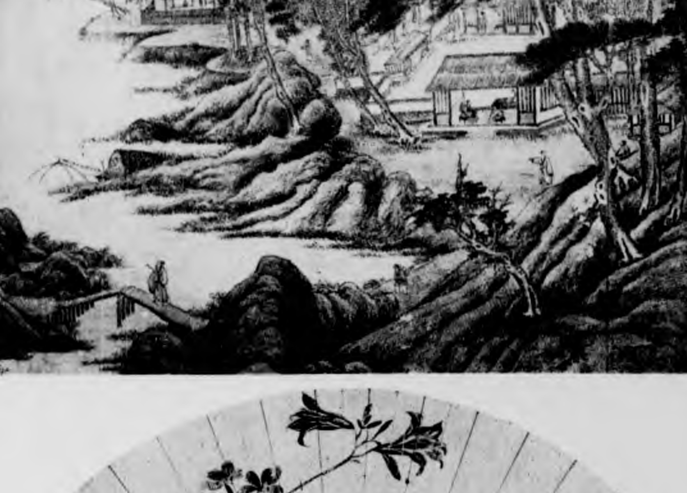
東古額駙所管之二鄉五戶、遣之駐於牛莊、

何都司所管之一鄉四戶、遣之駐於海州、

共四十四鄉一百二十九戶、

太祖諭克布爾漢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覽明永樂帝誥命之記載曰所載之言皆善也、其文云、既隸他人幈幪覆載之中、以獲生存、豈可復圖纂亂乎、朕恩遇爾、若藐視朕、是自取其禍患也、此誠治世之良言、宜謹守之、(接第三版)



明惲格花卉扇
(小傳詳見本刊第一期)

現以付印不日出版

宋拓道因碑　宣紙三元　高麗紙四元五角

宋諸名家墨寶　三元五角

上海發售處　京辦事處　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利利文藝公司

清雍正耕織圖之一（三眠）

命書此言於誥命之上、受天命時、朕嘗曰、治理國民視天下如一家、用大兵以安國、不分遠近、皆設大臣管理之、爾明克布爾漢雖處邊地、猶秉大義而來降、是知天時曉事理者、因爾心思深遠、故舉爾於庸衆之上、朕知爾之忠義、豈有不樂加賞乎、以爾爲茂林衛指揮使、衛門指揮僉事之職、今特加爾懷遠將軍銜、俾仍進本衛、世襲指揮、同知爾其慎守大道、明敏勤修、所管之軍民嚴行約束、保守邊地、使之久安、行獵養牲、使諸物蕃殖、始終無懈、則蒙天眷顧、爾之子孫必世受其福貴壽耀極矣、爾其勿忽朕言、切切、

太祖頒各牛彔書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頒各牛彔書曰、我爲小國、以忠信故得蒙天佑、安享尊榮、仰體天心、我國人之衣食皆賴焉、調和鹽梅、備而藏之、並豢鷄豕鴨鵝而食、爾等所畜牲畜、諸貝勒取之乎、是逆天眷之意、盜賊何由不起、盜賊之心、不遭捕獲、則曰有恩於我、旣捕獲矣、雖我之筵宴、豈不以盜視之、嗣後若男丁爲盜、則使其婦人足蹈熾炭、首戴紅鍋、刑而殺之、懼刑者各以婉言勸諫其夫、若實不可勸、即來首告、男丁所盜之財帛糧食、婦人等不取、其誰取之、蓋其夫之爲盜多因婦人之貪心所致也、故因永順爲盜、遂殺其妻……（原檔殘缺）（本段完）

繪事雜錄（續）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故事拾遺（續）

周昉　唐周昉、善屬文、窮丹青之妙、多遊卿相間、貴公子也、兄皓、善騎射、隨哥舒翰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爲執金吾、德宗建章明寺召皓云、聞卿弟善畫、欲使之畫章明寺壁、卿特爲言之、又經數月、再召之、昉乃就事落士之際、（士雜杇畫者也、）都人士庶、觀者以萬數、其間鑒別之士、有稱其善者、有指其瑕者、昉隨日改定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神妙、郭汾陽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衆稱其善、後復使昉寫之、二者皆有能名、汾陽嘗以二畫張於坐側、未能定其優劣、一日、趙夫人歸寧、汾陽問云、此畫誰也、云、趙郎也、復曰、何者最似、云二畫皆似、後畫者爲佳、蓋前畫者、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乃兼得趙郎情性笑言之姿爾、後畫者、乃昉也、汾陽喜曰、今日乃決二子之勝負、於是令送錦綵數百疋、以酬之、昉平生畫墻壁卷軸甚多、貞元間、新羅人以善價收置數十卷、特歸本國、

張璪　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幹、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爲異也、璪嘗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初畢宏庶子擅名於代、一見璪畫、驚歎之、（接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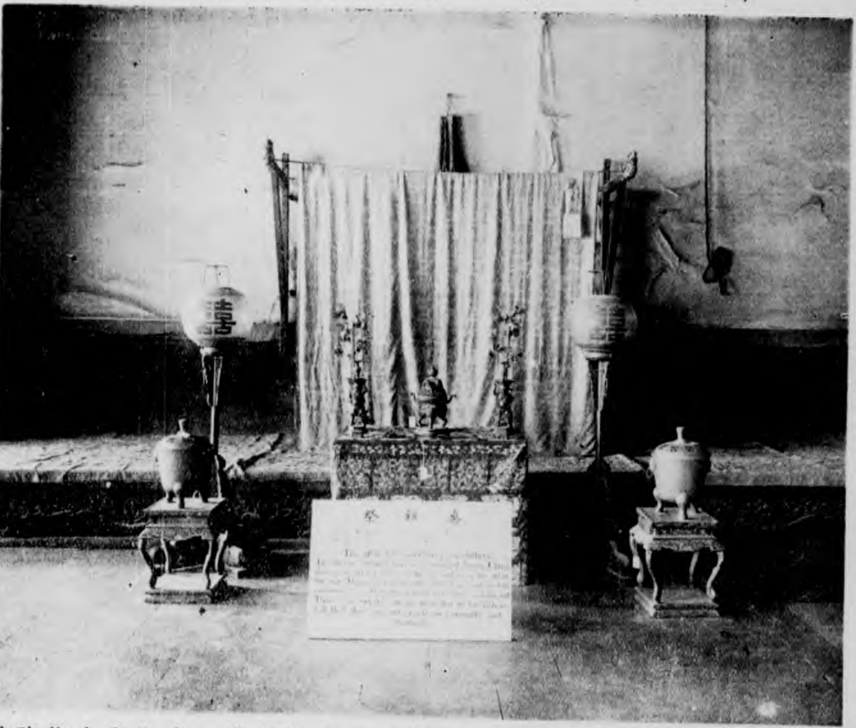
操又有用禿筆或以手模絹素而成畫者、因問操所授、操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君於是閣筆、建中末、曾於長安平康里張氏第畫八幅山水障、破墨未了、値朱泚之亂、京城擾動、操亦登時逃去、其家人見在、幀蒼茫聚落、此障最見操用思處、又有一士人家、曾請操畫林石一障、士人云、亡有兵部李約員外、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惟得兩幅、雙栢一石在焉、李嗟惋久之、作練檜記、述張畫意、詞多不載、

石橋圖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者、其經藏閣規模危巧、兩塔上、火珠受十餘斛、文宗朝、有河陽從事李涿者、性好奇古、與寺僧善、嘗與之同觀寺庫中舊物、忽于破甕內、得物如被、幅裂汗坌觸而應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絹三十疋換之、令家人裝治、幅長丈餘、因持訪於常侍柳公權、乃知張萱所畫石橋圖、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也、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忽一日有中使至涿第、宣勅取之、即時進入禁中、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全段未完）

坤寧宮祭祀桌帳



孤本名劇

鼎峙春秋（續）

第一百四十齣　計獻連環（續）

〔皂羅袍〕堪笑周郎無義、恃才高智廣妄自胡爲、隱賢味德把權持、忠良安得通聲氣、（合）江東傑士盡皆嗟悲、要投明主聽從指揮、披雲見月無遮蔽、（曹操）請先生上高處望一望、看吾寨中有滲漏處否、望賜見教、（龐統白）如此就去、待我看一看丞相之才能如何、（曹操白）吩咐往高阜處去、（全起隨撤椅衆引進場科場上設高台曹操龐統作上高台觀望科龐統白）眞將才也、（曹操白）望先生勿隱破綻處、乞賜見教、（龐統白）進退有門、出入有曲、雖子牙復出、孫武重生、不過如此、（曹操白）先生曲爲褒貶、非曹師也、再請先生到水寨見教、吩咐水營伺候、（張遼許褚等應科旱營將引曹操龐統蔣幹出營從上場門下隨撤高台營門科將官軍卒等從上場門退下台口現水紋幔場上設水營插旗幟左場口設大船式扮八水軍持藤牌刀八火器軍持鳥槍扮二水軍大將執令旗張遼許褚等引龐統蔣幹曹操從大船上張遼許褚白）水營將軍聽令、丞相閱營觀操、如有不按隊伍、怠惰紊亂、按軍法施行、（衆應扮衆船兵執槳扮四水營將官持槍各乘船作出水營遶場操演畢龐統觀看科白）好好、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之、名不虛傳也、周郎、周郎、刻期不活矣、（曹操白）望賜見教、爲我指迷、（龐統白）豈敢忘言、（曹操白）潮水來了、吩咐收兵、（四水營將軍遶場進水營科下曹操等從下場門下隨撤船式旗幟並水紋幔科中場仍設營門畢營將官軍卒等仍從上場門暗上把營門科許褚等旱營將官引龐統蔣幹曹操從上場門上進營場上設椅曹操龐統坐科龐統白）丞相、某有一言相告、（曹操白）望先生見教、區區洗耳拱聽、（龐統白）丞相軍中有良醫麼、（曹操白）何用良醫、（龐統白）水軍疾多、須用良醫治之、（曹操白）軍士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望賜教以活命、（龐統白）兵法陣法、件件皆全了、蓋因大江之中、潮浪生落、北方之士、不慣乘舟、致生嘔吐之疾、（曹操白）望先生提挈、陰功莫大、（龐統白）以某觀之、其戰船或三十、或五十作一排、首尾俱用鐵繩連鎖、下載糧食、上舖門板、休言渡人、馬亦可渡矣、任他風波潮水洶湧、軍士有何疾哉、（曹操白）謝先生指教、若非良謀、安得開吾迷也、（龐統白）愚之淺見、望丞相裁之、（曹操唱）〔好姐姐〕先生謀略果奇、傳此計多承雅意、吾軍活命謝公恩澤垂、（合）齊沾惠、連環鐵鎖吾須備、佩德何時報答伊、

（本齣未完）

養性殿內部

武長壽印

瓦紐

余禁

瓦紐

鍾晏私印

鼻紐　鍾當作鐘

巨沮彈印

龜紐

影印太平天國文件第一輯出版

本院新出版物

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